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九

後學成德

三三 離上



伊川先生曰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

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

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昏致

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易傳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伊川先生曰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

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

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

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一作慮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

不及然後无憂也易傳

賈金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橫渠先生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

大唯王能至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太盛者憂

必將至唯用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

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昊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

滿以中故言宜日中然噬嗑與豐皆明動之卦噬嗑先

動而求明得明而後可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

自亨矣故噬嗑亨繼以利用獄利於求明故也豐无不

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

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

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

憂宜日中也本義

通志堂 卅七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伊川先生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誠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五章七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二

通志堂

傳橫渠先生曰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

說禍盈也

藍田呂氏曰豐致廣大也明而不動則明不大動則大故豐動而大无不亨也大則物无非我王者之中也假之者惟王者能至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豐之極者未有不耗此物之所共憂也若夫致其廣大擴而充之如日之中則必昃爲己憂惟以照天下爲吾事王道之盛者也

白雲郭氏曰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是以豐也豐之爲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

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是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昃月盈而後有食昃食皆有憂矣蓋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憂宜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爲進退如春爲陽中秋爲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彖略及豐大而言中爲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易說漢上朱氏曰豐泰九二之四也乾變離明坤易震動明以動則亨亨則大豐大也故曰豐亨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此合兩體言致豐之道也假至也乾在上之象王者明以動其道亨乃能至於豐大九二上行至四王假之也王假之者尚大也四海之廣萬物之衆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獲自盡非小道之所能至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此以九四言乎豐之才也二四失位爲憂離下有伏坎爲加憂離見坎伏勿憂也然明以動勿憂其至於大也進而至於五則得位矣故曰勿憂此以充二之四言乎豐之才也離日震動日當五爲中日動於下升於東方明動不已九四進五何憂乎不至於中而无所不照哉日之大明萬物咸覩宜照天下也乾爲天五離應二照天下也大玄曰日正於天何爲也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駘馬駘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宜日中則正於天利其爲主之謂也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此以九二進而至五言乎豐之才也五復降四坎離象變離成兌日在西日中則昃也坎成兌巽兌爲日月闕於巽辛月盈則食也四乾陽長於震二坤陰生於離陽長盈也息也陰生則盈者虛消者息矣有

天地然後有人有鬼神鬼神往來於天地之間者也豐大之時所宜憂者不在乎未中而常在乎日之既中也何則日中俄且昊矣月盈俄且食矣盈者必虛息者必消天地之所不能違者時也而況天地之間聚而為人散而為鬼神乎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保此道者其唯中乎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復以坎離升降明豐之戒也在卦氣為六月故太玄準之以大廓傳○又曰豐彖不取二之四為義而以兩體明之曰明以動故豐

業說

新安朱氏曰明以動以卦德釋卦名義宜照天下釋卦

辭況於鬼神乎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本義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

五十四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四

通志堂  
甘氏正

到這個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間句○或問豐卦宜日中宜照天下是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它日中則昊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无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紹聖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无所不為而大禍起矣並語錄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

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

折獄者必照其實情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一作其姦惡唯

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

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

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

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

君子皆當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明如天火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

獄致刑民不惑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雷電皆至明且震也折獄致刑明則當理

震則莫敢犯

止音上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五

通志堂

白雲郭氏曰噬嗑動以求明故雖為雷電而未極其至

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

皆至蓋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麗於刑

也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勅法以申戒之求於明

也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電皆至萬物豐大之時豐則生訟故君

子法其威明並用以治刑獄電明照也所以折獄雷威

怒也所以致刑折獄者以正折其不正初二三正也而

二有伏坎為獄不明則枉者不伸致刑者刑其不正而

已四五不正也兌為刑殺不威則小人不懼噬嗑其明

在上君子在上之事也故為明罰飭法豐用明在下君

子在下之事也故為折獄致刑易傳

新安朱氏曰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義本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

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一作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

字初九明之初九九字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

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己所配也配

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

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

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

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

過咎也蓋非一有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

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

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

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

五音空七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六 通志堂

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

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

相求協力一作以從事若懷先一作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

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

能同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

陽爻則蔽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九與九四為配陽雖為无應然居豐之

初所尚者大以陽之陽兩陽合大卒无咎者往有尚也

十日謂之旬旬盈數也兩陽合大得其所尚雖盈无咎

過盈必溢故曰災也

白雲郭氏曰有為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為

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故言

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爲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均而可與有爲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以有爲也過旬災者才力旣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偏勝則爲災矣是以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迭自爲賓而莫適爲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爲均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九二之四成豐故九四爲豐之主配者陰陽相匹孟氏鄭氏本作妃嘉耦曰妃妃媼也亦匹配之意初九九四陽也六五陰也初與四不應六五亦无應四雖不應初可因四爲主而配五陰陽相配故九四爲配主遇者不期而會四不應初而初九主之不期於會而會故曰遇其配主旬均也初九九四均也然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是

以均无咎无咎者初九以正相資也初九遇四往而相易以致用則初得尚於五而豐之道上行矣尚亦配也與尚於中行之尚同故曰往有尚也夫初九遇九四所以得尚於五者以正相資而成豐譬之共難則仇怨協力勢使之然若妄動不正過四而有其位明動不相爲用過旬也過旬則失其配主往而无所尚與坎險相會災至矣豐道亡所以災也故曰過旬災也初動有小過象故曰過旬謂之均者六甲周行乘八節其數四百八十而成鈞鈞勻也初九離納己九四震納庚自己至庚凡十日十日周而復始故訓勻

易傳

○又曰初九配四與

上同然以初因適五五亦求陽爲均則不同

叢說

新安朱氏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過旬災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並本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伊川先生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

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

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一作才不足有

既其應之才才字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

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

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元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

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

屬陰而主運乎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

見斗猶豐大之時乃一作而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

是明喪一作喪明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

五月三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八 通志堂 王貞

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

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

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

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

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字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

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

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

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昏暗有可發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

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增

疑疾能无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應得陰故

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象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二體雖離明而以陰居陰故豐其蔀日

中見斗所應亦陰不足以發故往得疑疾然履中當位能信以發志孚達於外所蔽者必開所疑者必釋卒反其離明之質故吉

白雲郭氏曰六二為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蔀者覆障而致闇之謂也居明而豐於闇自致之也故至於日中見斗蓋豐於闇則闇必至焉天下之理明則元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天下之元信者生於不中不正既中且正斯為有孚矣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无不吉舍中正有孚之德而從居陰從闇之義則惑矣是之所以疑也信以發志者由固有之明信發中正之志則吉也六二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闇之義足以蔽明是以聖人之辭兩及

之然有為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妄動則吉舍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己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宜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元豐蔀見斗之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震巽為草二在草中有固匝掩蔽之意故曰蔀陸震曰歷法凡十九年閏分盡為一章四章凡七十六年為一部五部周六甲凡三百八十年而歷象小成豐蔀之名蓋寓此意離目為見豐為日中五兌伏艮艮離為天文賁之象也震少陽其策七震為動有星在上動於中而其數七斗之象也二有至明中正之才以豐時遇闇弱不正之君猶當晝而夜至於見斗其昏甚矣坤為冥晦闇之象五既不能下賢二自往見反得疑

疾自往者亦取疑之道巽為不果六五陰失位疾也然  
二五相應之地有孚之理二積中正不已盡其誠信以  
感發其志則五動而應之乃吉易傳曰苟誠意能動雖  
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  
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上達而君見信之篤  
耳傳○又曰涑水以六二蔽覆幽塞不見知於人張弼  
以巽為部案震巽為草莽上與坤交亦有部之象然則  
豐其蔀其禘其蔀其屋皆就本文言之○又曰輔嗣曰  
部覆曖鄣光明之物又略例曰大闇之謂蔀鄭康成作  
菩云小席也陸希聲曰茂盛周匝之義也案坤為冥闇  
震巽為草莽豐之離在震巽之下而交於坤是明為草  
莽周匝蔽蔀之象

並業說

新安朱氏曰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

五言世五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

通志堂  
不仲

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  
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惟  
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  
孚之象

本義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  
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伊川先生曰沛字古本有作禘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  
禘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禘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  
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  
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  
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它卦至終  
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沫星之微  
小无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

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元能為可知賢智之才  
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  
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  
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  
復何言无所歸咎也○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  
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  
不可用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絕去上六  
而不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之終不可用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尚大之時以陽居陽其明宜廣而應  
於上六一陰蔽之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日中盛明不免  
障蔽比之見斗雖有間矣然不能不晦故曰豐其沛日

卷廿六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一

通志堂  
甘信

中見沫言見斗者如夜之闇无所照也見沫者晝雖晦  
猶可作也猶可作故可小事不可大事也豐大之時以  
陽應陰陰乃在上吉事尚右右肱之象陰闇而小則右  
肱偏廢左體雖完不便於事終不可用也

白雲郭氏曰王氏謂沛為幡幔之屬然凡偏蔽之象皆  
謂之沛非必幡幔之類也沫昧也隱昧不明之象也自  
蔽其明至於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矣人之有為也  
目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為今自傷其明至於幽昧无所  
見焉是不能有為也故有折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  
凶无咎之義蓋言折其右肱疑於凶而无咎也且豐居  
甚大之際最為大有為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  
其道今自損其明如豐沛見沫則其才不可以有為也  
自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強為之則其為過甚矣知其

才不可以有為而不為亦可謂自知之明矣是以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既失其明不可有為故也必言折者蓋絕其有為之資示終不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陰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沛古本作沛王弼以為幡幔震為玄黃兌金斷之稀也幡幔圍蔽於內故豐其稀沫斗後小星微昧之光子夏傳及字林作昧三之上成良良離為天文星在斗之後隨斗而動者昧也三明極而剛正處豐之時上六闇極矣猶日中當明而反見斗後之星其闇尤甚異為事陽為大伏坎為可豐尚大也豐其稀往見則不明故退而守正以不可大事故也兌為右伏良為肱兌折之折右肱也上六闇極不可用之以有為從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肱示終不可用則无咎

易傳

五名子

易集義釋上卷五十九

十一

通志堂  
廿信

新安朱氏曰沛一作沔謂幡幔也其蔽甚於沛矣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

占如此

本義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一作德又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

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一作以以暗而不能致豐一有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體雖陽明而居陰與二同故亦曰豐其部日中見斗豐其部自蔽覆而不見其明明豐於部中而已不見日而見斗其幽如夜也然而初九為應皆陽爻也與我等夷故曰主豐尚乎大兩陽合大其行吉也

五百廿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三

通志堂  
子云

白雲郭氏曰二之豐部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部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求而有遇也反復參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主者均為陽剛特明動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為莫適賓主惟足於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居於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動成坎離光明也不動成震巽震巽為草掩蔽周匝部也四在部中處不當位自蔽其光明故曰豐其蔀兌有伏艮四應離初艮離為天文震動也其策七有星動於上而其數七斗之象離目為見四處不

當位又不能變若動而交初則幽者明坎為隱伏故也  
以能處豐猶日中之時而反見斗處幽暗而已不明故  
曰幽不明也九四不正其不明自取之異於二三矣夷  
主者謂初也九四與初九均為陽而上下不敵四忘其  
勢下夷於初四者初之所主也故曰夷主初正則吉  
初九助四而上行以資其明吉行也易傳曰居大臣之  
位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哉易傳○又曰四適  
五五為夷主謂九四當位則明照天下似通乎象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  
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本義○問豐九四近幽  
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詠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它本身不  
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先生曰也是如此語錄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百五九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四

通志堂  
子云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  
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  
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  
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  
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  
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  
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  
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  
義以為教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  
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並見勿  
傳

橫渠先生曰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豐大之時以柔居尊不私其應不自

滿假與物无私物不占而來德不見而章所以有慶譽

吉  
白雲郭氏曰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爲大不知此而徒欲務豐於外是蔽於豐者也蔽於豐故惟見斗見沫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爲之君者居豐盛之世上欲豐於朝廷下欲豐於民物或欲豐其貨財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宮室車徒之類是知不知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節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持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爲可尚也來章章之也

五高十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五

通志  
以功

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來我能章之而已苟豐之來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沫之不明也章之道何如持之守之保而弗失使豐之道久亨於世无加損焉是爲章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吳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慶其譽何時而已邪是爲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蔀其家固非有期於闢其戶聞其无人而其爲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  
易論

漢上朱氏曰六五屈體來下於四與之共天位九四之明上行之五相錯成坤離爲文章者反之成也九四上行則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六爻並用成豐大之慶五

屈己下賢四志行乎上人自譽之允爲口譽之者也五  
得正吉也傳易○又曰六五來章爲虛己以來二陽謂之  
來者我來彼也說

新安朱氏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  
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  
其占矣義本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閔其无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  
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閔其无人自藏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  
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  
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  
如上一元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  
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元位之地乃高亢昏暗

五言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六 通志堂 以功

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闕其戶閔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  
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覲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  
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六處豐大之  
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闕其戶而  
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元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  
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墨其  
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

曰天際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屋之覆障非特蔀沛而已而豐其屋蔀其  
家又爲自厚於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於豐之道豈不小  
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盈之異劫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  
神何故豐屋蔀家者固非有期於闕其戶閔其无人而

其爲應必至是而後已也久而无所見其凶甚矣見斗見沫猶有見焉上六旣極故不覲而凶也天際翔者天際之高不可極也高不可極猶欲至而翔焉是不知豐大之无以加遂窮无厭之欲者也故爲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與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聞其元人之謂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二至上體大壯棟宇之象上六動陰變陽爲大豐其屋言自處高大也二爲家震巽爲草豐盛周匝以掩蔽之節其家言所居不明也自處高大所居不明以高亢自絕於人如飛鳥務上翔於天際豈復能降哉上動成離離爲飛鳥乾爲天在外卦之際天際也

五十五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十七

通志堂  
王祿

豐之時九四忘其敵已下資初九三與上六正應也其能忘乎故三自下往庶幾發其昏暗知處豐之道九三離目爲見往闕之坤戶闔而不應聞寂乎其无人聲太玄所謂外大抗中无人也三於是退而自藏於坎中乾爲歲三自四歷三爻三歲不覲也豐其屋節其家自絕於人也三歲不覲人絕之也上六動不正凶也不直曰凶者有應焉猶冀乎下交也至於三歲不覲人亦厭之而凶至矣闕小見也覲私見也自上六言之謂之窺陰爲小也自九三之上言之謂之覲私見也私不正也

易傳

○又曰蘇氏曰六五上六處上而闔者也初九六二九三九四處下而明者也案豐本泰卦二之四成豐所謂九四即乾之九二往而成離者也故皆有明象五六木坤陰故皆有闔象○又胡旦論豐上六曰乾極則亢泰

極則隍豫極則冥萃極則歎履考祥而元吉賁白賁而  
元咎井勿幕而有孚艮敦艮而厚終人道之難可不念  
哉

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  
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元人不覲亦言障蔽  
之深其凶甚矣藏謂障蔽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九

五十九

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九

大

通志堂  
丁歲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

後學成德



艮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為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傳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傳

白雲郭氏曰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

四百七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通志堂  
廿世明

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必不大於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於小亨也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說  
新安朱氏曰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本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个卦說

這旅則甚錄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良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一作能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易傳

藍田呂氏曰旅失居而未得也旅在外者也處旅之道柔而得中以順乎剛則知屈以求伸也止而麗乎明則知所以安而不之於邪闇也此善處旅者所以得旅之小亨得旅之貞吉也

白雲郭氏曰旅自否來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

五居三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二

通志堂  
甘世明

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巳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於闇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旅否之變也剛當居上柔當居下六居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六居五柔得中矣得中則其柔不過得為旅之中道易說曰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柔得中則能順乎上下之剛不為剛所捨而小者亨順乎剛而柔失中旅道窮矣坤順也君子入國問禁與之日從新國之法順乎剛也故曰柔得中而順乎剛此

以六五言旅小亨也九居三未為失其所居也然剛自  
 五而反居於下猶為旅也居三成艮屈其剛而止於下  
 自謙屈之道也雖止乎下矣然九三正止而不失其正  
 上麗乎離之明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麗乎明也正然後能麗乎明不正人將拒  
 我矣正則吉故曰止而麗乎明此以九三言旅貞吉也  
 旅難處也旅如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在我者不  
 失己矣乃可以小亨旅如九三止而麗乎明在彼者亦  
 不失人矣乃可以貞吉是以旅一也而再言之易傳曰  
 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則不能致大亨如卦  
 之才則可以小亨得旅貞而吉也四方固男子之事居  
 者必有旅也顧處之如何耳夫子歷國應聘嘗去父母  
 之邦矣去他國矣欲浮於海居九夷矣蓋得旅之時義

也旅之時不一而義者時措之宜知其時而不知其宜  
 不可也非大人孰能盡之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在卦  
 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裝易傳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以卦  
 體卦德釋卦辭旅之時義大矣旅之時為難處本義  
 伊川先生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  
 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  
 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  
 滯淹久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火非山上之物山上有火火寓於山故為  
 旅山上有火近者蒙其照遠者觀其明近者察而遠者  
 服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心服則情得獄以其立斷故

不留也不留亦旅人之義

白雲郭氏曰易於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於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於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為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於卦象而不見於卦辭故孔子於象明之此蓋義之大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有火明而止止而不處旅也君子之用刑也雖明而止故明而慎於用刑雖止而不處故亦不留獄明者或不慎慎者或留獄失旅之象也離有伏坎為獄兌為刑殺艮止慎也

易傳

音士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四

通志堂附善

新安朱氏曰謹刑如山不留獄如火

本義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它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告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

災患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為取災之道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旅之時以柔居下方在羈旅而不能自

振柔弱卑下其細已甚爲物所陵志窮而災皆自取也

白雲郭氏曰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於瑣瑣細末之務則闇於大義是之所以爲取災之道歟夫窮志卑力於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爲於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元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瑣瑣小也艮爲小動而之四復成艮小之又小瑣瑣也初六小人之旅卑柔而不中正恃應而求於四者煩繫其細已甚故曰旅瑣瑣四巽極而躁火性

五百十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五

通志堂

不仲

炎上不能容初艮止也厭止妄動往而復止人亦厭之志窮也坎險災也志窮遇險斯其所取災也艮爲手有求取之象楚申侯是已曰斯曰其者初四上下皆有艮手取災之象故指兩爻言之

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艮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

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一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无所不順旅而即安者也即次以為居懷資以為用得童僕之貞以給使而不畔羈旅之安莫甚於此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

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二得位止而得位即次舍也離兌為羸貨貝資財之象二巽為入懷其資也童僕一本作僮僕艮為少男初甲陰賤二在上畜之童僕也初於二得童僕貞也童僕貞則二親信之而不疑旅在下柔而中正即次所遇而安也懷其資得三四五之助也又得童僕貞而下承之旅如是多助矣故動而之外終无尤

之者五兌為口尤之者也初六不正而曰貞者貞於二也貞於主人二巽東南主人位也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貞於五也童僕貞然後次舍可止資貨可有夫子曰

審其所以從之之謂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

尤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

象占如此本義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六

通志堂

不他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先生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旅之時以陽居陽下體之上初二

音十八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七

通志堂

甘昆玉

二陰皆相與而已爲之長物之所不與故焚次喪童僕皆危道也

白雲郭氏曰旅以致明爲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於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爲貞旣喪則失助是以貞爲厲矣夫旅豈與入之道哉君子修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旅有火之性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三得位止而得位次舍也巽木離火焚其次也九三在旅而過剛四五之所不與則失其所止有焚其次之象兌爲毀傷也旅失其所止亦可傷

也初艮為童僕九三既失其所止以旅之故乃異而與下失尊卑之宜初三易位初失其正喪其童僕貞也所以喪者為旅之義剛柔皆失中旅如是寡助危矣六居三不正危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僮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義喪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本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

五言五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  
八  
通志堂  
甘晁王

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為瑣瑣志窮卑下不能大助於已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陽居陰旅而自降然不當位姑可處而已故曰旅于處而自降物之所與雖得其資斧而不得其僮僕躬自樵蘇所有斧未得所安故心未快白雲郭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蓋亦

安於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能自修異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為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三止而得位為次舍四巽為入而未得位行者處而已入對出言之為處九四非安處也故曰旅于處允為贏貝資也離為兵巽木貫之斧也得其資以為利得其斧以為斷上得乎五下得乎三之助矣九剛明之才而處四履謙能下善處乎旅故得上下之利有資貨焉有器用焉雖不若六二亦曰得其所矣然未得位也上不足以發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九二之賢雖得資斧未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允為決中為心四進而上道行於五而二應則快矣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

其心有所不快也

本義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

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  
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  
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爲上所  
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爲下所上上元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  
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  
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  
外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  
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

譽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旅之時以柔居尊當文明之中以旅  
而不能自有故思射而取之然柔而无應旣莫之獲且  
亡其矢斯未得其所欲者也然不安於尊上承上九終

得上之譽命雉有所亡而不恤也

五百廿

易集義辨言卷六十

十

通志堂  
高元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又爲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  
爲文明之君豈非射雖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元不中也終以譽命者  
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  
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  
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  
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  
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茲豈非人  
君在旅之義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君不可旅也離爲雉  
雉文明之物文明人文也聖人止亂而不以威武者也  
離爲兵伏坎爲弓伏艮爲手兵加之弓上矢也矢者射

雉之器五動弓矢發離坎毀而雉亡一矢亡之也一矢亡雉者五得中道動而必中乎理之象然六五未當位雖有文明之德未可以動上九屈體速之則令譽升聞而爵命之矣兌口在下與之譽也巽爲命上卦之終由譽而後命之始也未當位終也譽命故曰終以譽命五進上其在賓師之位乾西北賓之位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元亡矢之費然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上逮言其譽命聞於

上也

本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先生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

五百四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十一

通志堂

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

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有上字焚其巢失其

所安元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

意故先笑旣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

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

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

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得保其居其義

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

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

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

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

終莫之聞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旅而用剛居物之上如鳥巢然將害之故焚其巢居物之上故先笑爲物所害故後號咷服牛引重旅之所資物所不與喪牛于易而皆莫之告此其所以凶也

白雲郭氏曰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於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於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離爲飛鳥九動變六成震巽巽爲木

四頁三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十一

通志堂  
邵士

震爲竹葦鳥隱其中巢也上九極剛以高亢居上非旅人之宜巽木離火鳥焚其巢失其所也離目動震有聲笑也樂其未焚之前柔順謙下時也兌澤流於目巽號出於口哀於旣焚之後悔其先之時也上與三相應之地上下六變而正成坤坤爲牛九三應而上降三正成坎坎爲耳上九高亢不變坤象隱喪牛也易輕易也火性剽疾上九極剛輕易也故曰喪牛于易九喪柔順三不往應坎耳伏矣輕易者自塞其耳而聰不明也陸機羈旅處羣士之上而不聞牽秀孟玖之毀其以高亢輕易而致禍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

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

三三 巽上

伊川先生曰巽序卦旅而无所取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傳易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傳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

四君子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通志堂

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雍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說易

新安朱氏曰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

見大人也義本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今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

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剛巽乎中正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無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巽有所下而不亢也柔皆下乎剛巽也出命而至申命物无違者非上下皆巽不足以能之故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小亨而不可以大亨者柔道終不可以大也執巽而行无往不利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見大人

五言中六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一

二

通志堂公化

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事而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在下而承二剛巽也巽爲風風者天之號令命者天之令也故巽爲命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惟可施之於申命先儒謂上下皆巽不違其命令乃行也若施之於它則巽已甚矣故曰重巽以申命此以兩體而言巽也巽自遜來訟之變六三之四上下皆巽九二之剛巽乎中也九五之剛巽乎中正也巽乎中正則其剛不過而所施當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故曰剛中正而志行此以三四相易而言九二九五之巽也九二之剛巽乎正則

初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剛巽乎中正則六四之柔順之上下之柔皆順乎剛則物无違者而九二九五之志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六六四言大者巽則小者无不順也柔皆順乎剛雖无違者然順乎中正乃善不然失所從矣六四離目爲見大人者九五剛而巽乎中正者也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之則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亨矣豈非小者之利乎故曰利見大人此以九五言巽之利也小者亨矣故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其道上行故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徐氏王昭素考王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當在重巽以申命之下疑彖或脫文理若有之在卦氣爲七月故太玄準之以翕

傳易

新安朱氏曰重巽申命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

九五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三

通志堂

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

謂初四義○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

地做却不成行權○問重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

只是重卦巽是重卦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

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

是申命巽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

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並語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先生曰兩風相重一作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

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

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

命今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相隨所向皆靡故可以申命行事

白雲郭氏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

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

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於申

命行事也何有易於巽主敎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

省方觀民設敎姤則施命詰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

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

順而欲以剛強之亦難矣哉

說易

漢上朱氏曰巽為風風巽而入者也前後相隨而至則

歲事行矣故巽又有事之象傳言入風之至各以四十

五日而成一歲是也君子申命諄諄者行事也行事莫

考一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四

通志堂  
連生

如巽巽則易入

傳

新安朱氏曰隨相繼之義

本義

○巽象申命是丁寧反復

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也故

象以之

語錄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

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懼而不安或

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

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進退

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

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於武人

之貞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巽之時以柔居下爲剛所乘進則必巽退則過巽疑而未決失其所守如有志於治莫若執巽順之志果敢以任事故利武人之貞利於武人之貞所謂果敢以任事也

白雲郭氏曰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膚撓不目逃其志決於進者也初六疑於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己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是也然道雖不一於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

說易

漢上朱氏曰巽初行事之始也居卑體柔不能自立過於巽者也退則不安進則无應又二剛據之莫知所從

上居下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一

五

通志堂  
良甫

巽爲不果故曰進退志疑也六變九巽成乾應兌乾爲健兌爲決疑志去矣健決者武人之貞天道尚右故兌爲武人志疑者不先治其志也君子自治其動以正行之以健決確乎不可移雖千萬人必往孰能奪其志哉故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巽爲工有治之意易傳曰治謂修立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義本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也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伊川先生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

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絕怨  
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  
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  
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二以居柔  
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  
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旣誠實則一無學人自當信之以誠  
意則非諂巽也所以吉而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在牀  
下然不失中道下爲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爲之使吉而无  
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論虛華過實者言不失中道  
則樂盡其誠者衆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下體之中以陽居陰其巽已甚故曰  
巽在牀下以此事人失之太卑不能自立以此事神

五鼎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一

六

通志堂  
良甫

雖史巫紛若敬不過中神享之矣故用史巫紛若吉无

咎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於恭  
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是道也雖  
神明可交而受福况人乎然過於巽在聖人之道疑若  
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  
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九二剛中故  
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初坤變乾也巽爲木坤西南方乾爲人  
設木於西南之奧而人即安焉者牀也巽股變艮股見  
手伏蒲伏於牀下之象九二不正卑巽如此宜有咎然  
九二剛中其動也正卑巽者非爲利也將以誠意感動  
九五而已故用史巫紛若吉吉者正也九二之動上之

五成震震爲聲五之二成兌爲言上九宗廟兌口出聲祝史道人之意以達於鬼神之象六降於二巫以鬼神之意告於人之象史巫皆尚口而巽故也四巽離爲絲二五升降史巫紛若則卑巽之意達於上下巽在牀下何咎之有此子游重服立諸臣之位以感悟天子之道也二五中也九五未應則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乃

爲得中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林義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

五百十九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七

通志堂  
甘宜

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傳  
橫渠先生曰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爲六四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志窮而巽勢不得已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過於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

以窮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頤水厓與復六三頤復之頤同兌水澤三  
水澤之際九三重剛不中在下體之上巽極而決躁不  
能巽者也將遂其剛亢歟則上臨之以巽四以柔相親  
九二之剛近而不相得將變而為柔歟則安其所處憚  
於改過有吝之意然志已窮不得已而巽猶人行至於  
水之厓欲前得乎故曰頤巽之吝志窮也易傳曰雖欲  
不巽得乎哉傳易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  
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義本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元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  
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  
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  
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  
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  
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  
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一元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  
悔或可以為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  
下成巽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乘剛悔終可已近  
比於五不為諂妄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不私其累而樂為  
己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四乘剛宜悔而以陰居陰上承九五能

全巽道非特悔亡所獲亦多

白雲郭氏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

六十七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八

通志堂  
甘宜

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剛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爲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錫

漢上朱氏曰四无應乘承皆剛宜有悔四本避之六二自二之四一變訟二變巽二田也艮爲乎柔道上行之四得位處二陽之際上巽於五下巽於三三爻皆正而相得故田獲三品古之田者上殺中殺下殺爲三品三品則徧及於上下兌有刑殺之意而又伏艮爲黔喙之屬巽爲雞離爲雉爲三品以巽事上臨下上下與之巽而有功雖无應也乘承皆剛也其悔亡矣故曰有功也

易傳曰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可以有功矣易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乘承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

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上田之吉占也三品者

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義本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明道先生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於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别一般氣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

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惟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爲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爲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

无初有終者巽之爲象以柔而用剛也惟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惟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吉是爲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入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於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今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爲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五君位而正中巽爲號今有申命之象故舉全卦以盡一爻之義五无應宜有悔正故悔亡動

則二應之二五皆正故无不利初二不正始未善也五  
正善而有終也无初故申命申命則有終初未善也故  
巽以命之先庚三日變家人變益之時也下三爻震震  
納庚離爲日先於此庚之使善也後庚三日變噬嗑變  
震之時也震納庚離爲日後於此庚之慮其未盡善也  
先庚後庚主於中正也十日之次以戊己爲中過中則  
變故庚謂之更更而正中正則吉此九五之所以吉歟  
蠱卦六五柔故爲蠱巽九五剛乃有更變之善更天下  
之弊其惟剛中乎傳○又曰巽九五貞吉悔三无不利  
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吉虞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  
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  
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  
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  
爲蕃鮮白爲巽也巽究爲躁卦謂震也又曰乾成於甲  
坤成於庚陰陽天地之終始故經舉甲庚於蠱柔巽五  
也震庚圖說

五為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即子珍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  
而吉也故得三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三之是  
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  
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  
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无初有終也  
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  
吉悔三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  
下都只是一箇意○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

截並語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

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先生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

之極過於巽者一元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

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

自失在正道爲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

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

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巽過極難爲之下物不爲用故曰喪其資

斧凶資斧尚喪餘用殫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處巽之窮以陽居元位之地其巽已

甚與九二同故巽在牀下窮矣其所養失其備用失其

利守是不變正入於凶故曰喪其資斧正凶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爲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

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

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

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元用於

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

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

義乎是不可失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以巽而居高位處之不當窮則變而

反下三以重剛乘之巽股變艮手有恐懼自失而蒲伏

於牀下之象故曰巽在牀下離兌爲羸貝爲資所以利

也離爲兵巽爲木貫之爲斧所以斷也上窮反三離見

巽毀故曰喪其資斧喪其所以利則莫或愛之喪其所

以斷則莫或畏之正乎凶矣上復位遇坎險正凶也魯

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君四世從之至昭公失國无所

竄伏蓋處上極異盡三其資斧乃正凶也方自失之初告之以凶詎肯信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正乎凶言必凶義本○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釋言卷第六十一

一百五十一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一

十三

通志堂  
鄧子珍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釋言卷第六十一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一  
通志堂  
鄧子珍

三三 兌上

伊川先生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易傳

兌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  
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  
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故戒利貞也傳

白雲郭氏曰兌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  
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  
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  
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

四六三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二

通志堂  
公止

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  
矣故兌因貞而利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  
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  
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  
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  
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  
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  
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柔兌之義  
而指正體以示人柔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  
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  
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

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允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允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

也說易

柔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伊川先生曰允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

五言字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二

二

通志堂公止

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

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剛

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

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

道違道不順天于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

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

无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

民心一元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

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

人贊其大傳易

藍田呂氏曰允有所說而不蔽也

白雲郭氏曰允之爲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允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允

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說而誠服兌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

所不敢爲必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覲其志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者至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見乎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說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兌亨柔曰兌說

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兌也剛中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至故說道利正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以兩體六爻言兌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要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爲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爻而言兌也坤爲衆民也坎爲勞兌決坎爲大川險難也坤爲死以內卦言兌先於坤說以先民也坤衆從之

兌見坎伏民忘其勞也以外卦言之巽股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爲兌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兼伏爻而言兌也在卦氣爲秋分故太玄準之以沈易傳

新安朱氏曰兌說釋卦名義說之大民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義本○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

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

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說若不剛中便是

違道干譽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元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曆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允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易說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

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通書

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它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說

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外篇觀物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見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傳○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錄

藍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潤之

益

白雲郭氏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者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於朋友講習之間乎說

九百四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二

六

通志堂

漢上朱氏曰麗連比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无斃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爲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與兌同類爲朋初上五始終以正相助爲友兌爲口爲講兩兌爲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澤之象傳

新安朱氏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義本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一元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

初隨時順處

一作處順

心无所係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

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

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

並易傳

爲本文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

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

白雲郭氏曰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

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爲說不和爲非

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

和爲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

在和旣惑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

亦无自而至矣

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可否相濟

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巽不果不果

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毀九四相易六亦

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兌吉初九遠於六三无嫌於

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矣晉嘗

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

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

象占如此○行未疑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義並本

元一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  
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  
守而亡也○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  
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並易傳

二 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  
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兌之  
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  
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  
狗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  
未有事是君爲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

方五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二

八

通志堂

孚兌信志之理一也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  
宜有悔且凶九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  
於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於相比哉始  
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兌  
之吉信志也夫石礮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  
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  
至說小人而自失乎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

而悔亡矣本義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  
就之以來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

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一性陰  
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  
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  
說是以凶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位而  
乘剛來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兌三高位也  
柔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兌凶楚費无忌漢息夫躬

唐邨文乎傳易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  
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義本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

四君子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二

九

通志堂  
節間堂

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  
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介有限也地之界  
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  
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  
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  
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  
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  
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兌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不獲乎  
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喜則有慶受

上寵也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

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於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舍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舍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

說易

漢上朱氏曰離兌為贏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

市之象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

九五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二

十

通志堂

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陽剛介於

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

四陽失位六三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

人疾君子九四宜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

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

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

疾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可不慎其

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行道福

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所從耳

傳

新安朱氏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耶故

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耶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

矣

木義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並易傳

五〇世

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二

十一

通志堂

方不洪

橫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密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擷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剝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消

有利牀之象故六三謂之剥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罕於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元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諸易傳

新安朱氏曰剥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位正當者與履九五同義本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

五五七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一

十二

浦志堂方不英

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爲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爲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

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易傳

漢上朱氏曰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

三巽爲繩離爲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舉繩然爲山  
 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兌之小人也故初九  
 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  
 三九四以三爲疾九五孚於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  
 小人以說進而爲害其可不慮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  
 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  
 其吉凶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釋言卷第六十二

一五十八

易集義釋言卷六十二

十三

通志堂  
 方尔英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釋言卷第六十二  
 此處有模糊的篆文或印章，部分文字難以辨認，但可見其為古籍裝幀的一部分。

此處為書籍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具體文字難以逐字辨認，但可見其為繁體中文。

